

大 淮 临 寿

黄丹丹



寿县古城“金汤永固”（资料图）

城关北门港，过五里闸，在后赵合村注入淮河。有时，在城墙上散步，我会望着城北八公山上的松林与萦绕在古城周遭的淝水，陷入幽思：这座城丰厚的历史与人文，恐怕也源于这淝水背后，站着一 条淮河的缘故吧。在寿县古城宾阳门的外墙上镶嵌着两块碑记，石碑正中刻有一道横线，上有文字说明：公元 1991 年，最高水位线，海拔 24.46 米。我记得那场大水，古城四门用土填闭，城外洪水凶猛，白浪滔天，而城内无积水，无内涝，洪峰来时，城内的人甚至能坐在城墙上伸腿濯足。后来，我看过记录了当时情景的一张古城空中俯瞰图，图中，寿县城宛如浮荡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只木盆，神奇地飘摇着，任骤雨惊洪肆无忌惮，它自安然无恙。

那一年，在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中，寿县古城被洪水围困达三月之久，湖洼地区的 129 座生产圩堤漫水溃破，灌区 90 多万亩农田被洪水吞没。为了将洪涝灾害减轻到最低程度，灌区紧急启用有关水利灌溉工程进行分洪、泄洪。担负淝河总干渠分洪任务的淝东干渠，由于连遭暴雨袭击，降雨量三个月高过 900 多毫米，较历年同期高 5 倍，干渠分洪水位猛增至 29.75 米，安丰塘水库水位高达 29.62 米，远超警戒水位线。

让我插叙一下安丰塘的前世今生。古称芍陂的安丰塘，位于寿县中部，史载为春秋时期楚国丞相孙叔敖建于公元前 613 至公元前 591 年修建。这座古时被誉为“天下第一塘”古芍陂乃中国淮河流域古今重要的水利工程，它的 36 座水门，72 道涵闸，曾为我国历史上江淮农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然而，新中国成立时，安丰塘已是塘淤堤颓，蓄水之效几已全失了。淝东干渠建成后，沿渠欢唱的溇史杭之水，洗刷了安丰塘的尘垢，让它重新成为水的容器。上世纪七十年代，寿县人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过安丰塘的新修工作。1976 年，中共寿县县委作出自力更生完成安丰塘块石护坡工程的决定，发动全县 11 万人重修古塘。6.6 万立方米的块石，从百里以外的八公山运到工地，光靠组织起来的 2000 多人的运输专业队，运上一年也难以完成。县委书记冯建华躬身拉起一辆满载石块的板车，走在了运石队伍中。此举，像是一道无声的命令，震动了全县上上下下。于是乎，干部们从机关走来了，工人们从厂房走来了，城里的居民走来了，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商店的营业员走来了，就连小学生也动员起来了。拖拉机、汽车、驴车、牛车、板车……几万人，动用各种运输工具，如现代愚公

般，从八公山运来了 9 万吨吨石料，0.24 万吨水泥，将安丰塘环堤 25 公里的块石护坡工程建成了！工程竣工后，水库正常水位提高 1 米，蓄水量由 500 万立方米提高到 8400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由 36 万亩扩大到 56 万亩……然而，1991 年夏，数万人修筑而成的安丰塘堤坝危在旦夕。还是他们——那些给与古塘新生命的人们，沿着环绕塘大堤顶昼夜巡视，及时加固险段，他们又一次保护了古塘，为受灾惨重的寿县，留下了塘畔的那一片绿洲。

如今，距我少年时代亲历的那场特大洪水已过去了 31 年。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些被大水冲倒的房屋，隐没在洪水中的公路，从洪涛处仅露一点树梢的大树。当时，寿县的四个城门被堵死，行船泊在城门下，城外一片汪洋……

好在，那一切，都成了过去。寿县，这座地处淮河中游南岸的古城，已蜕去昔日被淮水击打得累累伤痕，而成为千里淮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从新中国成立初“抵御洪水”到改革开放后“管理洪水”，再到新时代谋求“人水和谐共生”，寿县人民在战胜水灾、治理淮水的过程中，探索人水和谐共生之道，因为凭淮而居的寿县人深知，淮河的命运与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渐行渐远的沿淮夯歌

苏登芬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赅英”（第六季）大型征文

常说，江南人细腻、古道人家爽、沿淮人豁达，而大家相信有史以来最为豁达的是沿淮人喊出的夯歌。

要让我说，花鼓灯的铿锵，也抵不过劳动号子夯歌的铿锵。

我家住在淮河岸边的大河湾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高中毕业回乡的那一年，正赶上头年汛期行洪，一冬一春，乡亲们忙着上堤补缺口。队长看我壮实，就安排我到堤坝上去打夯。

上了堤，我才知道，所谓“夯”，就是四根满手握的硬圆木，“井”字型地捆着一个打场用的石滚子。打夯时，八个人分成四对，面对面站定，各持圆木的一端，另有一个领夯的“夯头”站在其中，两手扶着夯把，唱着夯歌指挥打夯，几个人齐心协力，把夯提起、放下，凭看石滚子的重量和大伙儿放夯时的向下推送的力量，边走边砸，夯实脚下的松土。二大爷是我们这盘夯的夯头，他已年近花甲，身板硬朗，说话粗声大气，挺逗。据说他年轻时力大如牛，三、四百斤的石滚，用手扣住两边的石眼，拎起来就走。不过，大伙儿邀他来领夯，倒不是因为 he 力气大，而是他的夯歌唱得好。

二大爷一眼看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高声说：“不要愁苦着脸，回乡来家，怕什么？你将来出息了，老家不拖累你，你有困难，大家收留你，要不然怎么说家乡好呢？好了，跟我学夯歌吧。”说着，他弯腰抓住两侧的夯木，亮开厚重的嗓音，唱起了夯歌。大家应和着他的歌声，猛力提起石夯，然后在一片“嗨——嗨——”的应和声中砸了下去，唱一个节拍，移一步夯印，这样不停地把石夯提起、砸下，开始了重复而又愉快地打夯。

刚学打夯，有点不好意思放开大嗓门。但是，夯歌很快以它独特的魅力感染了我，吸引我恣意酣畅唱了起来，而且全身心都沉醉在迷人的夯歌里。说来有点神奇，在夯歌一唱一和的韵律中，好像快乐地舞蹈着，快乐地生活着。那情趣、那意境，那醉人的感觉，全来自美妙的夯歌。你听：“架将起来，嗨哟！慢慢走哇，嗨哟！我唱夯歌，嗨哟！大家和啰，嗨哟！这里土松，嗨哟！再加把劲，嗨哟！一夯一夯，

嗨哟！砸结实喽，嗨哟！这排夯完，嗨哟！歇歇喘喘、嗨哟！……”夯歌婉转流畅，简直把人带入了忘我的艺术世界，使人浑身劳累都随风顿消。这中间，情味最浓的是打醉夯的场景，当那微妙境界到来时，二大爷仰首长啸，尽力拖出“嗨——嗨——”的长调。于是，大家也跟着调儿拖得更长。这瞬间，石夯在不知不觉间飞舞，有时像长翅膀一样，比肩高，那恣意淋漓，使我陶醉，体验到忘我劳作的舒心，我想，生活中再也没有哪一种劳动能比打夯更令人神往了。

在打夯歇脚休息时，农村叫抽袋烟，喘喘气。二大爷神情飞扬地给我们介绍当年打淮河水堤时的情景。讲着唱着，唱出了过去的老调：“毛主席号召修淮河呀，嗨哟嗨哟呀；修好淮河心情好呀，嗨哟嗨哟呀！一夯一夯，嗨哟！夯实在啰，嗨哟嗨哟呀！那边土松，嗨哟嗨哟呀！都加油呀，嗨哟！我唱夯歌，大家和喽，嗨哟嗨哟呀！修好河堤保家乡呀，这夯夯完，歇歇脚喽！”“高高地举起稳稳地放呀，嗨哟嗨哟呀！小心砸到你的嫩脚脚呀，嗨哟嗨哟呀！淮河水是流不完呀，嗨哟嗨哟呀！劳动人民创造财富数也数不清哪，嗨哟嗨哟呀！”二大爷说，后来我们的夯歌用《沙家浜》词可以这样喊：“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呀，嗨哟嗨哟呀！芦花在黄稻谷香岸柳成行呀，嗨哟嗨哟呀！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呀，嗨哟嗨哟呀！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呀，嗨哟嗨哟呀！祖国好山河寸土不让呀，嗨哟嗨哟呀！岂容日寇逞凶狂呀，嗨哟嗨哟呀！战斗负伤离战场呀，嗨哟嗨哟呀！养伤就在沙家浜呀，嗨哟嗨哟呀！……”他的声音清晰而响亮，就像唱戏一般让人感到优美，使打夯感到轻松，一口气就能打完一面墙地基。

喊着动听劳动号子，夯着脚下渐渐升高的堤坝，我朦朦胧胧地领悟到鲁迅所说的人类最初的诗歌创作就是“杭唷”这句话的真意了。这单纯淳朴的夯歌，并不是艺术家们关在屋子里创作出来的，它是我们祖先在改造大自然的神圣劳动中，伴着淮河的涛声，以苍穹大地为舞台，浪漫地从胸中倾吐出来的心灵的歌唱，是指挥、协调动作的统一号令，是激发人们劳动热情的高昂之声，是欢快节奏中产生的愉悦劳动号子。夯歌从二大爷宽阔的胸膛中震荡出来的旋律雄壮、厚重，这是我们沿淮人创作的“下里巴人”之歌。

随着时间流逝，原始的打夯渐行渐远，但沿淮夯歌一定会在沿淮人心中一代一代流传。

淮水养育内心的山川

蒋 华

夜登寿县古城楼

我想在城楼上，焚香弹琴
逗引淝水的马鞭
八公山的草木
万马奔腾
今夜我城门洞开
与千年时空叫阵
无人挑战
我胸中的伏兵
一轮明月
把我照成空城计的人

谒淮南王刘安墓

传说你剩下的丹药
让鸡犬们，脱离苦海
却未能起死回生
四十三岁的你
不惑之年了，长生不老的
似乎不是权欲、金钱
寿州的封地
似乎是，你将精神刻进竹简
哪怕活泼的开水
成活豆腐的美味

戏台上的曹操

你打马穿过古老的戏台。踩着汉家的鼓点
哒哒的马蹄散开成一首首
《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口行》……
像一束呼啸的追光，照亮壮阔的北方
可入戏的村人总说，你一张白脸

是一把明晃晃的刀

亳州的运兵道是开往三国的地铁

你飞马回乡。不骚扰
惊慌的麦田。你驾驭
北方舰队回乡
大火焚烧不掉你的豪情
你吟下气吞沧海的诗篇
从碣石回乡……回到故乡亳州，
霸气地和我一起。沉入运兵道，

搭乘开往三国的地铁
噢，乱世大雪纷飞
你告诉我，这趟专线
没有烽火和硝烟

穿过亳州运兵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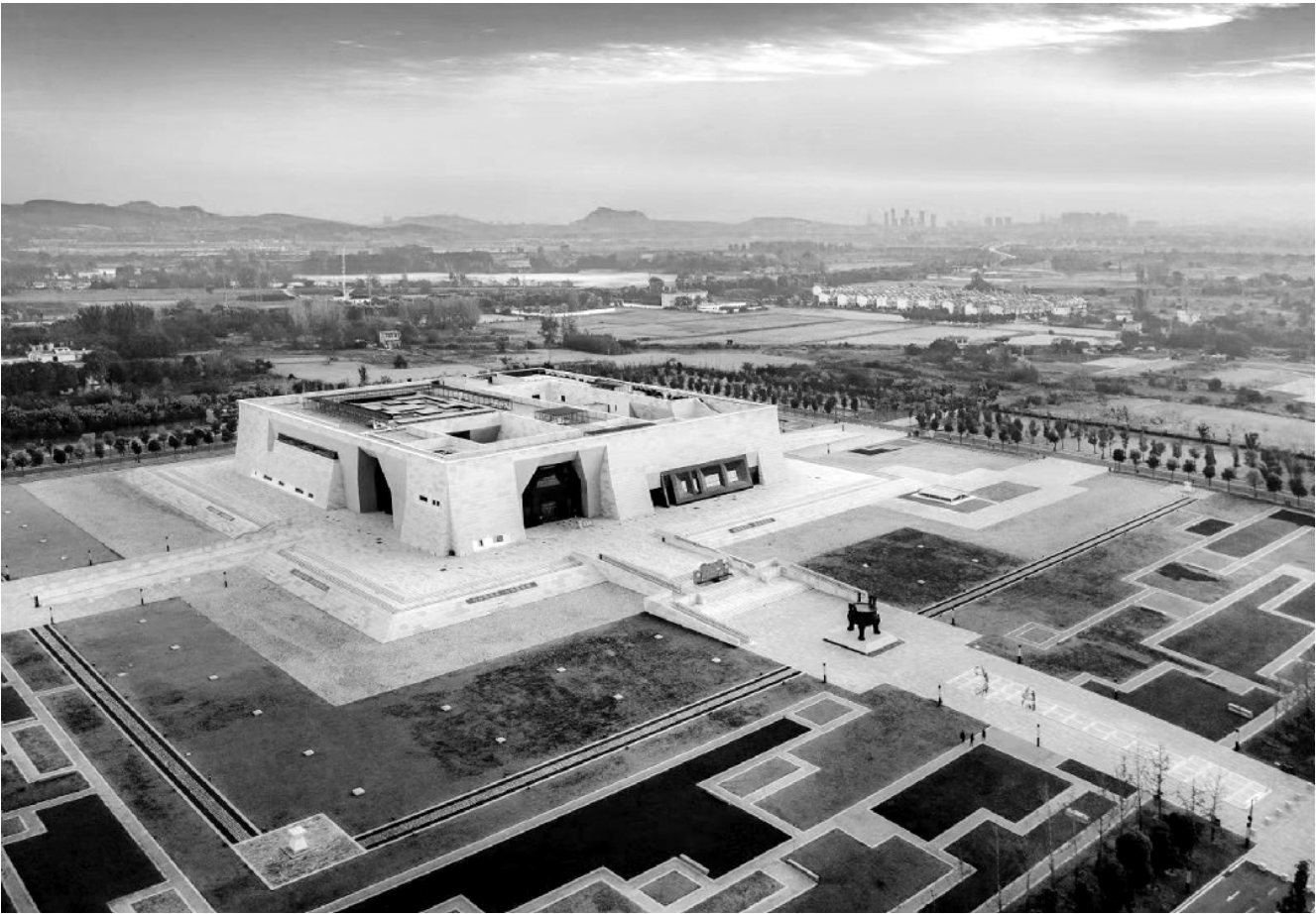
运兵道里看不见太阳
只有现代灯光
照耀游人们昼伏夜出——
吴兵在呐喊吗
我交战着
内心的葡萄和不测

传说孔前
我对话不到三国的机谋
只能在“通气孔”前
调节两千年的呼吸

我是戍边的游子
失联的兵卒
在障碍墙、绊腿板的机关里
寻找烟火气的出口
那里摩天大厦、万家灯火

寿县一眼便是千年

赵 阳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宋桂全 摄

一半时间，既促进了区域文化碰撞和交融，衍生出江淮地区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同时也彰显出江淮大地上遗留下异彩纷呈的楚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寿州文明史”由淮夷旧邦、两汉寿春、秦晋纷争、隋唐寿州、寿州之战、宋清寿州、革命沃土等组成，以寿县发现的丰富历史文化遗存和出土文物为依托，结合历史文献梳理，系统阐释了寿县的历史发展脉络，全面展示了寿县的前世今生，为人们了解寿县历史打开了一扇认知的窗口。

“寿春寿文化”以“寿”为题，集

中讲述寿县独特的寿文化。寿县历史 3000 年，四次为都，十次为郡，从寿春、寿阳、寿州到寿县，一个“寿”字贯穿其中，如同 DNA 序列中的最强基因，不绝如缕，传承着历史，展现于今日，决定着未来。追本溯源，“寿”字是由淮夷部落所处的位置与天文学的星次分野结合而来。而后历代统治者和民众大多偏爱，上承天命，下应民意。寿县之“寿”，成为中国“寿文化”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代表。

琳琅满目的展品，形式多样的展示，以及与科技结合的观展体验，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寿县“楚楚动人”的悠久历史

楚文化大家谈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钟鼓铿锵，淮水汤汤。以寿为名，源远流长。

蓄圣表仙的八公山下，蜿蜒奔流的淮河之滨，美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浸润着楚文化的千年雨露，在中华版图上熠熠生辉，光彩闪耀。

寿县是楚文化的积淀地，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馆藏文物 1 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230 余件（套），二、三级文物 2000 余件（套）。寿春古城、安丰塘及正阳关、瓦埠、隐贤古镇等，以其斑驳的脊梁雕刻着久远的记忆，成为都市人寻幽探奇、访古追梦的圣地。

承平盛世，千载一时。依托着丰厚的文化遗存，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应运而生。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位于寿春古城东南侧，建设总投资 3.2 亿元，占地 200 亩，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这是一座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其建筑设计以“四方筑城”“荆楚高台”“楚风汉韵”为展示意愿，通过“城墙”“城门”“瓮城”等区域标识和特征，利用色彩、形制、材质的有机组合，形成既有巍巍古风、充分体现寿州古城元素，又有现代院落和极简主义气息的地标性建筑。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2018 年 5 月开工，2022 年 1 月 1 日建成试运行，6 月正式对外开放。其展区面积 4200 平方米，藏品陈列由“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史”“寿县寿文化”等 3 部分组成。

“安徽楚文化”分为立国江汉、东进江淮、徙都寿春、楚韵悠长等专题，主要展示楚国东进江淮、徙都寿春，直至为秦国所灭的曲折历程。楚国经营江淮 400 余年，几乎占据楚国历史进程的